
明史

明史卷二百三十八　　　　　列傳八十九

王恕 子承裕　耿裕　屠滽

倪岳　馬文升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恕為學專本經術究極當世之務弗尚詞翰以是不得留翰林出為大理左評事進左寺副時武職坐擭竊及盜官畜產者止輸贖恕奏宜奪官遂著為令遷揚州知府再發粟賑饑不待報作資政書院延師教其髦士文教大興天順四年以治行最超遷江西右布政使平嶺寇贛州憲宗嗣位詔大臣評薦天下方面

官乃黜河南左布政使侯臣等十三人而以愬代臣成化初南陽襄陽荆州流民嘯聚為亂擢愬右副都御史撫治之軍府草創愬方次第經畫遂丁母憂詔奪喪兩月即起視事愬辭不許與尚書白圭共平大盜劉通後討破其黨石龍嚴東所部毋濫殺流民皆復業民繪像祀之移撫河南錄功進左副都御史四年遷南京刑部右侍郎終父喪以原官總督河道浚高郵邵伯諸湖修雷公上下句城陳公四塘水牐九年四月奏言自京師抵揚州水旱頻仍民皆艱食乃三月甲午山東晝晦災譴非常乞命廷臣講求弭災

之策帝為賜山東租一年畿輔亦多減免旋改南京戶部左侍郎十二年大學士商輅等以雲南遠在萬里西控諸夷南接交人而鎮守中官錢能貪恣甚議遣大臣為巡撫鎮壓之以懋素有威望乃改左副都御史以行就進右都御史先是能遣指揮郭景奏事京師言安南捕盜兵有越入雲南境者宜遣使賚勅戒約之帝即以命景能因以玉帶寶縧蟒衣珍奇諸物遺其王黎灝舊制使安南必由廣西而景直自雲南往灝大駭已見能所遺物則又喜報以生金通犀象齒及諸奇異物甚厚因遣將率兵送景遂欲遂通

雲南道景懼後禍紿請先白守關者因脫歸揚言冠
至關吏戒嚴邊民洶洶欲走避黔國公沐琮遣人諭
其帥兵始返而諸臣畏能匿不奏能又頻遣景及指
揮盧安蘇本等交通干崖孟密諸土官納其金寶無
算恕皆廉得之遣騎執景景懼自殺繫安等獄悉設其
情恕騰章劾能私通外國罪當死詔遣刑部郎中潘
蕃往按之能又以其間遣使乘驛進黃鸚鵡恕奏請
禁絕因盡發能貪黷暴橫狀且言昔交趾以鎮守非
人致一方陷沒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
不以安邊徼能益懼急走人賚緣近貴請召恕還而

是時商輅項忠諸正人方以忤汪直罷遂改恕掌南京都察院參贊守備機務能事立解已蕃勸上得寶竟置能不問但抵安等罪恕居雲南僅九月威行徼外黔國以下咸惕息奉令疏凡二十上直聲動天下當是時安南納江西叛人王姓者為謀主潛遣諜入臨安市銅鑄兵器欲伺間襲雲南徼恕事且不測還南京數月還兵部尚書參贊如故考選官屬嚴拒請托同事者咸不悅而錢能屢譖恕於帝帝亦銜恕數直言遂命兼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舊制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徵半租民田全免其後民田率

歸豪右而官田累貧民怨乃量減官田耗稍增之民田常州時有羨米乃奏以六萬餘石補夏稅又補他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公私便焉十七年所部水災奏免秋粮六十餘萬石周行賑貸全活至二百餘萬口是時江南歲輸白糧民多至破產而光祿寺以給庖人賤工又中官暴橫四方輸上供物監收者率要羨入織造繒綵樣花卉禽鳥者絡繹道路有杜福者奉命至常州取刻絲觀音羅漢又取書名載江綱者懇先後論列且言帝王要道在典謨訓誥無逸旅獒諸篇何瑣瑣載江綱也皆不納妖人王臣者初為南

京勲舊家人以無行屢易主凡物寓目輒以術竊去被撻至傷足及是夤緣得見帝授錦衣千户命隨中官王敬南行採藥物珍玩所至張皇聲勢攫括財寶公私騷然於江南尤虐長吏忤之輒被辱又勒蘇州諸生繕寫妖書諸生王順等不勝憤率衆擊之敬臣皆走匿毆其從者敬遂奏諸生抗命一郡恟懼恕亟疏言當此凶歲謂宜遣使賑濟而乃横索玩好昔唐太宗遣使諷梁州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褙子選琵琶捍撥鏤牙合子諸物李大亮蘇頲不奉詔臣雖無似有慕斯人因盡列敬等罪狀敬亦誣奏恕并

及常州知府孫仁仁遂被逮仁新淦人由進士歷知
府為人方峻用公廉為治致至不為禮以是見忤怨
抗章救仁再劾敬帝不得已召敬還敬後滯徐州漁
利怨復劾之會中官尚銘亦發敬奸狀乃下敬等獄
併其黨十九人皆謫戍而棄臣市傳首南京仁亦得
釋歸後積官至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上林苑錄事
邵義以中旨除蘇州府通判怨言錄事遷通判驟躐
六官既審選法且前此傳奉官未有任郡縣職者今
特拔義恐將來益為天下害不從二十年復改南京
兵部尚書時錢能亦守備南京語人曰王公天人也

吾惟欵事而已愬亦坦懷待之能卒歛戢林俊之下獄也愬言京師祀天地止一壇享祖宗止一廟而奉佛多至千餘寺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數百家費內帑且數十萬此舛也後言當不宜罪帝得疏不懌而愬益偘偘論列無少避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大率皆力阻權幸天下莫不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已愬疏果至府為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愬於是貴近皆側目而帝亦心厭之二十二年起用傳奉官愬以政令失信上疏諫尤切直帝愈不懌愬先

加太子少保會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乞罷因附批其疏曰南京米貴民饑怨贊機務胡為坐視可落宮保致仕制下朝野大駭怨數為巡撫歷侍郎至尚書皆在留都以好直言終不得立朝孝宗即位始用廷臣薦召入為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中外劾力閣劉吉者必薦怨吉以是大恚凡怨所推舉必陰撓之弘治元年閏正月言官劾兩廣總督宋旻漕運總督丘鵬陝西山西山東遼東巡撫貴興左鈺吳鄧劉璘兩京府尹吳紀于冕及布政使晏寅周瑛盧雍秦發等三十七人宜降黜中多耆有時望者吉擬從中

取旨允之章不下吏部懇以不稱其職拜疏乞去不
許二月陝西缺巡撫懇推河南布政使蕭禎詔別推
懇執奏曰陛下不以臣為不肖任臣銓部倘所舉不
効臣之罪也今陛下安知禎之不才而拒之是必左
右近臣別有所主臣不能承順風指以固祿位且陛
下既以禎為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帝乃
卒用禎時言官多稱懇賢且老不當任劇職宜置內
閣參大政最後南京御史吳泰等復言之帝曰朕用
蹇義王直故事官懇吏部有謀議未嘗不聽何必內
閣也懇既為物情所屬於是受責亦重嘗侍經筵見

帝困於熱暑請依故事大寒暑暫停仍進講義於宮
中玩繹進士董傑御史湯鵬給事中韓重等遂交章
論駁恕待罪請解職優詔不許恕上言臣蒙國厚恩
日夕思報而外人見陛下任臣過重遂望臣太深欲
臣盡取朝政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故事無論臣才遠
不及光即令亦宜元祐時且六卿分職各有攸司臣
豈敢越而謀之此所以不滿人望也但傑等責臣良
是臣無所逃罪惟乞放還帝復優詔勉留之恕感激
眷遇益以身任國事其年七月以疾在告聞帝頗擢
用宦官且有蟒衣莊田之賜即具疏切諫中官黃順

請起復近官潘俊等供役怨言不可以小人壞重典再執奏竟報許劉吉既憾怨而吉所陷言官若周紘張昺湯鼐姜綰等怨又抗章力救以是益恨乃令私人魏璋等共排之怨先後推用羅明熊懷强珍陳壽丘鼐白思明等咸諷璋等糾駁怨知志不得行連章求去帝輒慰留且以其老特免午朝遇大風雨雪並早朝亦免二年秋徽王見沛乞歸德州田已得旨怨言王國之懿親不當爭尺寸地使小民失業帝婉辭報焉三年盧溝橋成中官李興乞進文思院副使潘俊等官怨言營造常職安得錄功前此未之聞也成

化之季乃始有之陛下初政既已革汰令奈何復行帝納其言乃止已而修京城河橋帝復從興請將有所除授恕等執奏帝不從竟授四人官許五人冠帶恕等爭之曰臣等職業銓選義當盡言豈意再疏之陳莫回九重之聽以為業已許之不可更易夫天下事必當而後已設有未當雖十易之何害不然末流之弊將有不可救者望陛下慎之戒之報聞先是害以災異條上七事其冬復以星變陳二十事咸切時弊明年壽寧伯張巒請勲號誥券恕言錢王兩太后正位中宫數十年戚承宗王源始邀封爵今皇后立

甫三年欒已封伯又遽有此請恐累聖德不可許通政經歷高祿欒妹婿也超遷本司叅議恕又言天下之官原以待天下之士勿私貴戚妨公議皆不納中旨以御醫徐生補院判而生前考校在次等恕請選之上考者而治生貴緣罪得旨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及御藥房太監推擇恕言銓法臣部職也會中官非制帝命罷選竟用生言官交劾生不聽無何文華殿中書舍人杜昌等貴緣遷秩恕等力爭寢之既而御醫王玉復自陳乞進官恕等請置之理帝命進玉二秩侯有如玉者遠之恕等復力爭事亦竟寢是時劉

書已罷而丘濬入閣亦與恕不相能初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與恕同為太子太保而恕長六卿位濬上及濬入閣恕猶自以吏部弗讓也由是濬不悅明年考察天下庶官吏部已黜而濬調旨留之者九十餘人恕屢爭不能得因求罷不許太醫院判劉文泰者以求還官為恕所阻銜恕故往來濬家知濬怏恕因劾恕變亂選法且言恕里居日屬人作傳鏤板行之歷數先帝之失於奏疏留中者繫云不報以彰先帝拒諫無人臣禮恕知文泰受旨於濬乃言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致仕在二十二年非有望於先帝

也且傳中所載皆足昭先帝納諫之美何名彰過文泰無賴小人逞此機深文巧之辭必有老於文學而多陰謀者主之乞賜廷鞫遂下文泰錦衣獄獄上文泰奏草實除名都御史吳禎為潤色而濬亦力慫慂之疏首所云沽直謗君則濬筆也因請逮濬恕及禎對簿帝心不悅恕乃疏文泰御醫責恕沽名令焚所鋟版而置濬不問恕再疏請辯理不從遂連章求去聽馳驛歸而不賜勅月廩歲隸亦頗減恕敭歷中外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一致一時正人及賢才久廢草澤者汲引之恐後弘治二十年間衆正盈朝職

業修理號為極盛者恕之力也天下稱名臣必首恕而潛頗尼之潛由是不為衆論所許又二年潛卒文恭徙平陽夫人叱之出曰以若故使我公爵王公負不義名何乎為聞者快之武宗嗣位遣行人賚手勅存問賚羊酒益廩隷且諭以讜論無隱恕陳國家大政數事帝優詔報之正德三年卒年九十三平居食噉兼人卒之日少減已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斕之瞑矣訃聞輟朝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少子承裕字天宇七歲能詩弱冠著太極動靜圖說為人傳誦恕官吏部命承

裕承接賓客以是周知天下賢才選用無不得人舉弘治六年進士恕嘗問蔡清令學者滿天下而人才難得何也清曰上之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而下又求之急既得官或無暇於學或自謂無所用學識見既卑踐履必薄雖有美質鮮能成材恕深然之會致政即令承裕告歸侍養恕晚益究問學著石渠意見多前賢未發四方問業者日造其門多令承裕傳語而承裕亦篤志不懈學益進起授兵科給事中上言京師風俗競尚華靡小民效庶官庶官效貴戚而貴戚宜上效天子不可不嚴禁帝下之所司出理山

東河南屯田賦登萊糧額三斛徵一斗還青州彰德
軍田先賜王府者三百六十餘頃武宗立累遷吏科
都給事中以言事忤劉瑾罰米輸塞上再遷太僕卿
盡心牧政馬大蕃息會大閱有詔需馬二萬匹大臣
慮其不給而承裕如詔應之尚有餘馬咸歎異焉嘉
靖六年累官南京户部尚書清逋稅一百七十萬石
積羨銀四萬八千餘兩世宗手書清乎正直褒之在
部三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康僖承裕篤於內行
居官廉平無私不愧其父人以范純仁比之
耿裕字好問尚書九疇子也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

士授戶科給事中轉工科天順初以九疇方為右都御史改裕檢討九疇坐劾石亨貶裕亦謫泗州判官終父喪補定州成化初用御史白昂言召復檢討與修英宗實錄進修撰歷國子司業祭酒時侯伯年幼者皆肄業監中裕類古諸侯貴戚言行可法者為書授之帝閱而稱善歷吏部左右侍郎坐尚書尹旻累停俸者再已代旻為尚書時大學士萬安與裕不協而李孜省私其同鄉李裕欲使代裕相與謀中之會進士陸瓛授鎮江推官而瓛先世本蘇州人乞改除裕等不為奏戶部郎中汪洪宣府督餉還未復命即

擢叅議並爲東廠所發獄洪皆下獄侍郎黎淳坐調南京而裕奪俸兩月言官交劾復有之裕入謝既出帝怒曰吾再寬裕罪宜申謝今一謝遽出豈以奪俸故意不足耶致省等因而傾之遂調南京禮部踰年孝宗嗣位轉南京兵部叅贊機務弘治改元召拜禮部尚書時公私侈靡耗費日廣裕隨事救正或因災異條上時事或申理言官論列先後陳言甚衆大要歸於節儉給事中鄭宗仁請節光祿供應裕等言四時令節宴賞及齋醮諸費日增於前宜納宗仁奏巡視光祿御史田鶚以供費不足累行戶賒買請借太

倉銀償之裕等言軍國經費豈可移用今半歲間已再借疑有侵盜弊請勅所司禁防帝皆從之南京守備中官請增奉先殿日供品物裕等言德懿僖仁四廟品物定自太祖高廟品物定自太宗孰敢增損若謂祀先宜豐雖竭天下之力亦何物不可致而乃止供雞鵝糕餅者蓋欲以儉德示子孫俾守之為家法也所請宜勿許乃命間日增鵝一雞二帝之方踐祚也斥番僧還本土止留乳奴班丹等十五人其後多營匿京師轉相招引齋醮復興言官以為言裕等因力請驅斥帝乃留百八十二人餘悉遣之四年禮部

公廨火裕及侍郎倪岳周經等請罪詔問火所由對言積米鬱蒸所致遂被劾下獄已而釋之但停俸初撒馬兒罕及土魯番皆貢獅子甘肅鎮守太監傅悳先圖形以進巡按御史陳瑤請却之裕等乞從瑤請而治悳違詔罪帝不從後番使再至留之京師頻有宣召裕等言番人數為不道總因朝貢許其自新賜賚踰等而彼旋復僭稱可汗興兵犯順悖逆如此陛下乃過優假其使宣召至再被以厚賜適遇倔強之時忽有加禮彼將謂天朝畏之且益增其桀驁況番人狡黠難信不宜令出入內廷獅子野獸無足珍異

何至上煩鑾輿頻加臨視帝卽遣其使遲尋代王恕
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御用監匠人李綸等以內
降得官裕言先有詔文官不由吏部推舉傳乞除授
者參送法司按治令除用綸等不信前詔不可給事
中呂獻等劾綸奏裕亦再疏力爭終不聽裕為人坦
夷諒直諳習朝章秉銓數年旣無愛憎亦不徇人毀
譽謝干謁抑奔競獎才賢銓政稱平自奉澹泊兩世
貴盛而家業蕭然父子並以名德稱卒年六十七贈
太保諡文恪
屠滽字朝宗鄞人成化二年進士久之授御史明習

法律善折獄藏軍備巡按湖廣四川並有能聲都御
史王越使掌諸道章奏尋以越薦超擢右僉都御史
十九年進右副都御史已代朱英為右都御史掌院
事歲餘李孜省竊權欲引用其鄉人劉敷乃調滽南
京安南侵占城逐其王古來奔廣州詔遣滽往處置
滽乃檄安南罷兵而募健卒千人以舟二十艘護古
來歸國事遂定古來深德滽弘治二年滽由兩廣總
督復命掌都察院古來遣使入朝遺滽寶器名香帝
命滽受之滽辭不許上言臣昔權宜制置實稟成算
臣無力焉今臣領職臺端納小邦餽謝播之天下不

足為臣榮適貽朝廷羞臣不敢奉詔帝乃聽其辭時占城使者已發追畀之尋以疾歸母喪除召拜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九年代耿裕為吏部尚書其秋偕九卿言先皇帝有詔勳戚家不得侵擄關津陂澤設市肆與民爭業令勳戚罔遵約束縱家奴罔利自都城至天津小民生計所資悉見牟奪伏覩永樂間榜王公僕從毋過二十人一品毋過十二人令多者以百數實乖舊章其間多市井無賴附勢託名覬漁利者利歸群小怨及朝廷適者長寧伯周彧與壽寧侯張鶴齡兩家爭利至聚衆攀鬬足駭觀聽願陛下峻

為之禁底萬民安業帝納之十一年加太子太保尋進太子太傅濂以前尚書王恕負重望請如王直王翱故事與並與銓衡又以兵部尚書馬文升資歷先已請班讓文升而下之咸為時議所稱初濂為御史以水旱偕同官言事論傳奉冗員甚切十二年九月因御史燕忠等言乃復上疏言天下業詩書服泰横者積數十年不得一官而白身之人或奔競乞憐或挾藝蒙幸取官秩如拾芥昔漢有西邸之爵唐有斜封之官宋有內降之職今之傳奉何以異此亡何又疏言近日傳奉官及詔許冠帶者多至七百九十餘

人已盡行澄汰明年又因給事中張弘至疏諫復爭
之帝終不納言官有欲開納馬例者濬抗言朝廷蓄
積尚多奈何為此萬一開於塞外示中國虛耗將啓
窺心議遂格濬有才畧亦善與時俯仰先是李廣死
言官交章劾濬交通帝不問至是彗星見諸大臣自
陳尚書四人已致仕而濬獨得留居數日因對便殿
為奏言官多挾私頃劾周經去不以罪因自辨見枉
狀帝不悅以濬言責給事御史令置對於是濬惶恐
謝給事中魏玒御史鄧鏘等交章詆濬且自劾濬乃
再疏求去許之賜敕乘傳及廩隸如故事正德二年

劉瑾竊權悉斥諸大臣守正者乃召滽以原官兼左都御史掌院事滽雖為瑾所引然明達政體義所不可亦不肯苟從先是劉宇為都御史嘗撻御史以悅瑾至是瑾亦以諷滽滽卒不可宇與焦芳助瑾為惡滽亦時有調護居二年見瑾威虐愈熾乃引疾歸卒贈太保謚襄惠子僴進士郎中滽性寬厚在吏部注選至烟瘴地輒停判為擇風土相近者每自謂手持此筆論獄惟恐誤殺一人掌銓衡惟恐誤黜一人嘗有辦事官誤傾墨汁汙滽衣遑遽叩頭滽笑揮之曰去此何罪吾方惡其太新一鄉人冒籍滽予求揭有

司其怨家發之瀟呼至但戒曰汝毋為吾子置石翁
何地國法可畏慎勿復然其雅量人不及也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奉命祀北岳母夢緋衣神
人入室生岳遂以為名謙終南京禮部尚書諡文僖
岳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中進侍讀
充經筵講官久之進侍讀學士直講東宮二十二年
擢禮部右侍郎仍直經筵弘治初改左侍郎岳好學
文章敏捷博綜經世之務時尚書耿裕方正持大體
至禮文制度率待岳而决六年裕改吏部岳遂代為
尚書有詔召國師領占竹於四川岳言此僧往獻頂

骨數珠髑髏法盌還其邪擬得罪法王陛下新政立
加降斥中外稱聖余何忽枉命召疑駭遠邇況當時
今迎者不下二百餘人倖門一開必相率夤緣而起
實損聖德帝不從命自備資力來京給事中夏昂御
史張禎等爭之曰邪教進退乃治亂攸關禮臣進諫
宜止為國家計小費哉而陛下乃令其自備資力臣
竊未喻既而言者不已事竟寢時營造諸王府規制
宏麗大踰永樂宣德之舊岳請須成式又以四方所
報災異禮部於歲終類奏率為具文乃詳次其月日
皆引經史徵應勸帝勤講學開言路寬賦役慎刑罰

黜奸貪進忠直汰冗員停齋醮省營造止濫賞帝頗採納馬左侍郎徐瓊者與后家有連謀代岳九年南京吏部缺尚書廷推瓊詔加岳太子太保往任之而瓊果代岳尋改岳南京兵部參贊機務還代屠滽為吏部尚書岳前在禮部以修省與文武大臣條上三十二事及往南京再陳時政二十事清寧宮災又陳二十八事入吏部復以修省偕廷臣陳三十二事軍國弊政剔抉無遺疏出人多傳錄之岳貌魁岸有文武才善斷大事當盈廷聚議往往決以片言既秉銓請寄不得行尤嚴邪正之辨或謂別白太過且召怨

笑曰吾職當如是何恤馬同列中最推遜馬文升然論事亦不肯苟同將天下方想望其風采乃踰年遽卒年僅五十八朝野莫不惜之詔贈少保謚文毅明世父子官翰林俱得謚文自岳始岳疏議甚多論西北用兵之害尤切其畧云近歲毛里孩阿羅忽孛羅出乩思加蘭大為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毛牧放賊類據彼地擁衆入掠諸將怯懦率嬰城自守苟或遇敵輙至挫衄既莫敢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敵進獲重利退無後憂致兵鋒不靖邊患靡寧命將徂征四年三舉絕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

安行以返析圭握爵優遊朝行輦帛與金充牣私室
且軍旅一動輙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秩輕授甚至妄
殺平民謬稱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輙以奔遁為辭及
考功籍所載賞格所加非私家子弟即權門廝養而
什伍之卒特餉之民則妄冒荒壘膏血野草天怒人
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京營素號冗怯留鎮京師猶
恐未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用褻天威臨陣輙奔反
攘邊軍之功為敵人所侮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
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
之嚴可守頃兵部建議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

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慮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苦於轉移馬力疲於奔軼夫棼東擊西者賊寇之奸態也擣虛扼亢者兵家之長策也精銳既盡于兩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而西未可離首尾衡決遠近坐困其可為得計哉至於延綏士馬屯集糧糗不貲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轉粟之役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得至束芻百錢斗粟倍直不幸遇賊身且斃矣他尚何云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徵如何其可預也

甚不得已令民輸芻粟補官然娼權貴私親故者或
出空牒以撥倉庾無升合之入至若輸粟給鹽則豪
右請托率占虛名鬻之而賈貴且倍蓰官爵日輕鹽
法日沮而邊儲之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給邊
歲為銀數十萬山西河南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
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
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養狙之術或以茶鹽
或以銀布名為準折糧價實則侵尅軍需故朝廷有
糜廩之虞軍士無果腹之樂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
付居平人日米一斗馬日芻一束追逐一日之間或

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供給我而與守者巧為竊擾之謀凡所經歷悉有開夫因上行私莫此為甚及訪禦敵之策則又論議紛紜有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使虜援交接犄角易制然欲復城河北邳須塞外屯兵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為累饋餉惟艱彼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而虜威大損矣又有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武威掃蕩窟穴使河套一空事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擧乘危履險艱

萬一之倖贏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且其間地方千里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我則情見勢屈為敵所困既失坐勝之機必蹈覆沒之轍其最無策者又欲棄延綏勿守使兵民息肩不知一民尺土皆受之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震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愈近而禍愈大矣因陳重將權增城堡廣斥堠募民壯去客兵明賞罰嚴間諜實屯田復邊漕數事時兵部方主用兵不能盡用也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貌瓌奇多膂力幼與諸兒戲群十數角之靡不仆登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歷按山西湖廣風裁甚著還領諸道章奏母喪除超遷福建按察使鎮守中官馮讓貪虐抑之俾不敢肆坐公疏署名先都司被逮得釋成化初召為南京大理卿以父喪歸滿四之亂陝西巡撫陳价下吏即家起文升右副都御史代价文升馳至軍與總督項忠討平之事具忠傳録功進左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文升數條奏便宜務選將練兵豐財設險為守邊計剪除劇賊西固番族不即命者悉滅之修茶政易番馬八千

有奇以給士卒賑肇昌臨洮饑民撫安流移績效甚著而是時孛羅忽滿都魯癿加思蘭比歲犯邊至九年冬深入兩路剽掠將吏不能禦暨賊退諸將邀其餘騎及民遭難者殺之得首一百五十總制王越以大捷奏而文升亦遣子琇報功已而為廷臣所論坐停俸。三月十二年春代越總制三邊軍務尋入為兵部右侍郎明年八月整飭遼東軍務將巡撫陳鉞貪而狡將士小過輒罰馬馬價騰踊文升上邊計十五事因請禁之鉞由是與文升有隙十四年春建州海西入掠鉞懼罪掩殺保塞貢夷屠其族以捷聞於是諸

部憤益肆掠中官汪直欲自往定之帝令司禮太監懷恩等七人詣內閣會兵部議僉言彼既遣使貢入虜其家何以所纍或請以大官餌之文升曰宋以李繼遷爲京官遂致西夏之患此何足釋患也恩曰然則遣大臣往撫耳恩意蓋欲以沮直衆咸稱善恩入白帝帝卽命文升往直聞之不悅欲令其私人王英與俱文升又謝絶之疾馳至鎮宣璽書撫慰被虜者家賜以布衆而海西亦未聽撫文升察其非誠集兵爲備身往開原節制之數日衆入寇官軍分擊之斬首二百餘酋長懼乞降先是也先之亂海西諸部被

使掠多失朝廷敕官璽書子孫不得襲職入貢茅名
舍人安貴皆薄文升乃請於朝得襲官者十餘輩事
方定而直欲攘其功請於帝馳至開原再下令招撫
諸部聞直聲勢多畏不敢出而文升所招兀者衛三
百人者至直又不與接感怒欲去直知事未易了乃
邀文升於撫順至則諸人復就撫文升推功與直然
直內慚文升又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直益不喜而
陳鉞諂事直得直懽日夜譖文升直由是忌中之而
未有以發也文升還賜宴醴明年春以遼東屢失事
復遣直偕定西侯蔣琬尚書林聰等按之而余子俊

適劾鉞鉞疑出文升意傾之益急初海西建州朵顏三衛入貢輒私市弓材箭鏃鐵器文升初至遼東請嚴為之禁貢使還遣行人伴送覺察直因還奏文升行事柔方禁邊人市農器遂致怨叛乃下文升詔獄文升奏辨所禁乃鐵器非農器也竟謫戍重慶衛天下聞而冤之直既傾文升則與鉞大發兵破諸部鉞以是驟遷至尚書未久皆敗而文升尋復起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是時文升凡三渡遼矣軍民聞其來皆鼓舞而文升益禁抑中官總兵使不得朘削眾益大喜二十一年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淮安徐和

饑移江南糧十萬石鹽價銀五萬兩賑之旋召爲兵部尚書時李孜省有寵文升數有言孜省遂譖於帝調之南京孝宗即位召拜左都御史先是中官陳喜方士鄧常恩發慫憲宗于岳鎮海瀆諸廟皆貫石函周以符篆中貯金書道經金銀錢諸色寶石及五穀爲厭勝具至是以文升言毀之帝耕藉田畢置宴教坊以雜戲進文升正色曰新天子當使知稼穡艱難此何爲者即斥去時車駕初出觀者塞道御史徐瑁賀霖劾奏之有旨捕治而二人失承旨遂下詔獄文升言初政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弘治二年代余子

俊為兵部尚書兼督十二團營時承平既久兵政日弛濫冒既多而工作滋起西北部落時伺塞下文升乃嚴覈諸將校黜貪懦者三十餘人奸人大恚夜持弓伺其門或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帝聞詔錦衣緝捕而給騎士十二衛文升出入文安因乞休優詔不許明年小王子以數萬騎收大同塞下勢洶洶文升以疾在告帝使中官挾醫往視因就問計文升謂彼方敗於他部無能為也請蓄為備而揚聲遍之彼將徙去已而果然又明年遭繼母憂詔起復再疏辭不許五年山東久旱浙江及蘇松諸府水災文升請

命所司加意賑恤練士卒以戒不虞帝褒納之七年畫工張玘等三十四人皆儁奉進秩文升據祖制爭之且曰百工賤技其勞甚微指揮三品其秩甚崇今濫畀之恐諸邊將士聞而解體不聽其後復命世襲文升等極言不可亦不納詔發京軍萬人修萬春壽安諸宮文升力諫帝卒發之明年西北別部野乜克力其首曰亦剌思王曰滿哥王曰亦剌因王各遣使款肅州塞乞貢且互市巡撫許進總兵官劉寧為請文升言互市可許入貢不可許乃卻之土魯番既襲執忠順王陝巴令所部牙蘭據哈密守之遂僭稱可

汗侵掠沙州迫罕東諸部附己文升議此賊桀驁不大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察知指揮楊翥熟諳番情乃召詢以方畧翥備陳罕東乞哈密道路請調罕東兵三千為前鋒漢兵三千繼之約數日糧間道兼程而進必可得志文升喜遂請於帝初發罕東赤斤哈密兵令副總兵彭清將之隸巡撫許進往討果克之語詳進傳文升子玠坐殺人為徽王所奏罪當死帝特宥之文升再引疾乞歸不許十二年文升以團營軍不足請於錦衣及騰驤四衛中選補已得精兵中官寗瑾阻之詔令復清理戎務不得

以五衛混到文升及兵科蔚春等力言詔旨宜信不納十四年陝西地大震文升言此外寇侵凌之兆今大爺方跳梁而海內民困財竭將懦兵弱紀綱未振法令久弛宜側身修省行仁政以養民講武備以固圉節財用停齋醮止傳奉冗員禁奏乞閒地日視二朝以勤庶政且撤還陝西織造內臣賑恤被災者家帝納其言內臣立召還文升為兵部十三年盡心戎務數條上便宜率報可一時兵事甚飭而職守外所當言者亦侃侃盡言常以太子年及四齡當早諭教請擇老成知書史如衛聖楊夫人者保抱扶持凡言

語動止悉導之以正若內庭曲宴鍾鼓司承應元宵鰲山端午競渡諸戲皆勿令見至於佛老之教尤不宜使之知恐蠱惑心志又以風俗日流請修社學帝皆深納之時小民困賦役文升極陳其害謂今之民田十税四五其輸邊塞粮一石費銀一兩以上若絲綿布帛之輸京師者交納尤難往往所費之數過於輸納之數而南方轉漕通州者費亦自倍至有三四石而致一石者中州歲役五六萬人治河而近者修塞決口發山東河南夫不下二十萬蘇松治水亦如之湖廣建吉興岐雍四王府江西益壽二府山東衡

府通計役夫不下百萬近諸王之國役夫供應亦四十萬加以湖廣征蠻山陝防邊民之供餽餉給軍旅者又不知凡幾賦重役繁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陛下宜嚴勅內外諸司省其繁費寬其力役毋擅有科斂王府之工宜速取竣勿窮極壯麗以耗民財而其本尤在陛下崇正學抑邪術節財用省工作然後民得休息邦本可固詔下所司詳議文升他所論奏甚衆在班列中最爲耆碩帝亦推心任之自太子少保累加至少保兼太子太傅歲時賜賚諸大臣莫敢望也先是吏部尚書耿裕卒文升當代之而爲屠滽所得

文升頗不平及瀟罷廷推文升而御史魏英等言兵部非文升不可帝亦以為然乃命倪岳代瀟而加文升少傅以慰之至是岳卒始以文升代文升以從子天祿選為徽府儀賓例當迴避乞致仕不許詔王府勿選以留之明年南京鳳陽大風雨壞屋拔木文升請帝減膳撤樂修德省愆御經筵絕游宴停不急務止額外織造賑饑民捕盜賊已又上吏部職掌十事帝悉褒納十六年纂修詩海珠璣成詔進文華殿辦事少卿周惠疇等二十一人官文升言詩韻少道無補於治苟輒進官秩恐醫卜技藝之流援以為例末

流何所止極帝不許疏而其中張駿等十三人自以傳陞非美事具奏辭免文升請聽之詔可一品九載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明年八月帝以將考察特召文升及都御史戴珊史琳至煖閣諭以秉公黜陟人以文升年高重聽再呼而告之命左右掖之下階迨孝宗崩文升哭之慟送梓宮徒步號哭二十餘里承遺詔請汰傳奉官七百六十三人命留太僕卿李綸等十七人餘盡汰之正德元年中官王瑞以大婚禮畢頒書纂請用新汰者七人文升不奉詔而給事中安奎刺得瑞納賄狀劾之瑞恚誣文升抗旨更下廷

議皆是文升帝終不聽文升因乞歸不許是時朝政已移於中官而文升在位久年踰八十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文升推兵部侍郎熊繡繡怏怏不欲出有後言其鄉人御史何天衢遂劾文升銓選涉私文升連疏求去許之賜璽書乘傳月廩歲隸有加居三年劉瑾亂政坐文升前用雍泰為朋黨除其名五年六月卒年八十五瑾誅復官贈太傅謚端肅文升兼資文武尤長於應變朝端大議往往待之而決功在邊鎮外國皆聞其名尤重氣節厲廉隅于鄉以鄉貢士待選吏部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

外者其介操如此卒前數日州西大劉山忽崩後適
年大盜趙燧等流剽河南至鈞州以文升家在焉捨
之去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
論曰明制文臣極於尚書而吏部為之首其職任尤
重弘治之世王恕等五人皆能澄叙流品甄拔賢能
以弼成盛治與宋慶曆元祐比隆可不謂盛焉恕剛
方正大匪躬之節著在兩朝議者擬諸韓范良不為
過裕和粹守正岳弘毅多通文升恢奇英果咸一代
人傑也若滽風節不勁未足比跡諸賢然當世亦稱
為長者云

明史卷二百三十九　列傳九十

何喬新　彭韶　周經

劉大夏

何喬新字廷秀吏部尚書文淵子也年十一侍父京邸修撰周旋過之見喬新方讀通鑑續編問之曰書法何如綱目對曰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鄧紀義軒多疑妄於義殆未安也旋大驚異及還巡按御史韓雍欲見之辭不赴景泰五年登進士奉使淮西文淵門人知巢縣者以白金文綺贈刀卻之還授南京禮部主事父喪歸里人揭稽者為侍

郎謫官家居嘗受槖文淵而與喬新兄弟不協奏文
淵死實諸子迫之又通嫁父所愛妾喬新亦許為巡
撫時嘗薦黃玹且代草易儲疏於是喬新與兩兄及
猪皆被徵比對簿父妾斷指為諸郎訟冤獄得少解
帝亦以事經赦釋不問服除改刑部主事歷郎中轄
錦衣衛衛卒恃勢屢犯法喬新補治不少貸都指揮
袁彬有所囑執不從彬怒使人捃摭無所得由是名
大起成化四年遷福建副使浙寇千餘人盜掠壽寧
銀礦所過剽掠喬新募兵擊之斬首數百擒其魁福
寧豪尤氏積暴殺人出入隨兵甲拒捕者上十年福

清薛氏居瀕海時出諸番互市事覺謀作亂番新皆設方畧捕殺之福安寧德銀礦久絕有司責課民多破產番新以爲言減三之二興化民自洪武初受牛於官至是猶歲課其租番新奏免之清流歸化里界將樂沙縣間民恃險僻不供稅賦番新白都御史滕昭置歸化縣其民始奉要求遷河南按察使歲大饑故事賑貸迄秋而止番新曰所以止於秋者謂秋成可仰也今無秋可但已乎賑至明年麥熟乃止河南知府薛昌虎邑知縣胡宏杞縣知縣李文中恃強援貪殘無忌番新悉按黜之都御史原傑以招撫流民

至南陽引喬新自助先是項忠驅逐流民遇當民聞倏至則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遂湖廣右布政使荊襄大水漂溺千餘家喬新躬自拊循發粟續食葺其廬舍民得奠居荊州民苦傜役乃驗丁口貧富列為九等民稱便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往往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還賊見執必諭情求生皆賊導也宜敕諸邊毋聽闌出犯者罪及守將詔可賊騎犯塞偕總兵王伏兵灰溝營邀擊之斬獲甚衆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尋奉敕賑濟全活

為多劾僉事尚玫劉源稽獄請勅天下斷獄官淹半載以上者悉議罪帝稱善亟從之召拜刑部右侍郎小王子入大同紫荊居庸諸關告警詔喬新行視會賊遁乃還二十一年進左侍郎山西復大饑人相食命喬新往賑請盡蠲租賦發內帑及鹽課銀數萬兩又設法勸輸得粟數十萬石擇有司分賑死者瘞而瘞之又募民疏濬渠傭以粟所活三十餘萬人還流冗十四萬戶山西人尸祝之還朝會安寧宣撫使楊友欲奪嫡弟播州宣慰使愛爵誣愛有異謀命喬新往勘喬新言楊氏有播六百餘年群蠻所戴一旦禁

震恐所部震驚乞召二人而賀亦宣撫從之友富而驕行路中外冀實其訟喬新執法不撓與巡撫劉瑋卒共白愛誣友奪官安置他府播人逐安孝宗嗣位萬安劉吉等忌喬新剛正出為南京刑部尚書治江蘆洲率為中官占奪有訟者輒託言備進奉貢喬新謂貢獻既罷安得復假為辭悉奏還之民初喬新之出中官懷恩不平一日以事詣閣言新君踐祚當用正人胡為出何公於外安等默然既而刑部尚書杜銘罷群望屬喬新而吉代安為首輔終忌之久之不補明年弘治改元用王恕薦始召喬新代銘喬新奏

言舊制差官勘事及逮捕必齎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比號乃行近止用駕帖初不合符設有矯詐雖致拒之臣以為復舊制便帝立報許喬新清修直節素負當世重望至是與王恕馬文升耿裕賈俊劉健倪岳楊守陳彭韶張悅周經閔珪並都顯位天下想望太平惟吉佹視正人頗興大獄喬新舉據法直之坐是益憾摭他事奪俸者數矣至二年夏京城大水喬新疏請恤被災者家又慮刑獄失平條上律文當更議者數事吉悉格不行郎中魏紳者喬新所素重薦為大理丞而御史鄒魯覬遷以喬新薦紳恨之會喬

新外家與鄉人訟訾即誣喬新受賕曲庇吉取中旨下諸人詔獄或勸之辯喬新曰何辯為吾有去耳乃拜疏乞歸頃之窮治無驗魯坐停俸喬新亦許致仕後魯謫知蕭山以殘虐為仇家賊兩目罪至遣戍士論快焉喬新自服官即自矢不營私不阿權要不以愛憎為予奪守之終身在福建市舶中官死鎮守者分其貲遣三司喬新獨閉辭不得則輸之於庫在河南都指揮武成感薦擢恩賄以犀帶銀器喬新不納成慚而退揚愛德喬新甚既家居遣使厚致贈且獻良材可為櫬者喬新曰戒之在得正斯時也堅卻之

生平宗濂洛之學好古博覽富著述聞異書輒借鈔
積至三萬餘帙皆手自較讐與人寡合氣節友彭韶
學問則友丘濬而已既罷歸中外多論薦竟不復起
十五年卒年七十六江西巡撫林俊爲彭韶及喬新
請謚吏部覆從之有旨令上喬新致仕之由給事中
吳世忠言喬新奄逝士類咨嗟今考當日致仕之故
不知陛下欲與流蜚前枉耶亦聖意別有在耶喬新
學行政事莫不優忠勤剛介老而彌篤御史晉抉私
誣劾一辭不辯恬然退歸杜門著書人事寡接士大
夫莫不高其行後晉橫死人謂天道有知若必考退

身之由疑旌賢之典則如宋蔣之奇誣奏歐陽修
矣胡紘嘗誣奏朱熹矣未聞當時人主以一人私情
廢萬世公論也事竟寢正德十一年廣西知縣張潔
復以爲言乃贈太子太傅予蔭明年賜謚文肅裔新
五世孫源萬曆初爲刑部右侍郎亦有清節濤舉鄉
試第一授安慶府推官到官三日吏白當伏謁監司
濤顰蹙曰非我所能即棄官去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初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
外郎成化二年疏論僉都御史張岐憸邪不稱風紀
宜召還王竑李秉葉盛以副人望忤旨下詔獄給事

中毛弘等救之不聽卒輸贖尋遷郎中錦衣指揮周
戟太后弟也奏乞武強武邑二縣閒田命韶侍御史
季琮覆勘韶等至循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昔田
文令馮驩收責於薛驩頗折券矯賜薛人今真定田
祖宗來許民墾闢為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
里家與國咸休宜當與民爭尺寸地臣等不忍奪小
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之罪疏入詔以田
歸民而責韶等方命僕下詔獄言官爭論救得釋當
是時韶與何喬新同官並有重名一時稱何彭六年
遷四川副使安岳危氏焚戮劉姓家二十一人定遠

魯氏殺其兄一家十二人所司以為疑獄久不決韶一訊得實咸伏辜進按察使悉撤境內淫祠署前有廟祀五顯神韶毀其像改祀宋趙忭王府禁葬舊達內官公私煩費韶奏罷之雲南鎮守太監錢能頻貢獻擾道路及是又進金燈韶劾之不報十四年遷廣東左布政使時中官奉使紛遝鎮守則顧恆市舶則韋眷珠池則黃福皆以進奉為名所至需求民不勝擾韶先後論奏最後梁方弟錦衣鎮撫德以廣東其故鄉歸採禽鳥花木進獻為害尤酷韶抗疏極諫語侵方方大怒搆于帝帝亦怒命調之貴州士民追送

號泣于道二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薦致仕
尚書項忠宜召用不納明年正月星變上言臣伏見
彗星示災見于歲暮遂及正旦歲暮者天道之終正
旦者歲事之始此天心仁愛欲陛下善始善終也臣
見陛下嗣位之初宮闈清肅名位秩然家禮正矣內
侍近臣進用希簡防微周矣禁止貢獻儉德昭矣愛
惜名器用人慎矣乃邇年以來則不然宮中進奉貴
妃加于嫡后褒寵其家幾與先帝后家埒此正家之
道未終也監局內臣數以萬計利源兵柄盡以付之
犯法縱奸一切容貸此防微之道未終也四方鎮守

中官爭獻珍異動稱勅旨科擾小民夫古人遇災必減膳撤樂令乃轉增宣索此持儉之道未終也六卿並加師保監寺兼領崇堦及予告而歸廪食與夫濫加庸鄙爵賞一經人誰知勸此用人之道未終也惟陛下翻然覺悟慎終如始天下幸甚時方召為大理卿帝得疏不悅命仍故官巡撫順天永平于是均大興宛平昌平諸縣徭役劾奏鎮守中官陶弘罪孝宗即位召為刑部右侍郎嘉興百戶陳輔坐事落職遂為亂攻陷府城大掠適入太湖事聞遣詔巡視浙江詔至而賊已破滅乃命兼僉都御史整理鹽法尋進

左侍郎韶以商人苦抑配為定折價類蠲其宿負憫
竈戶煎辦徵賠折閱之困繪為八圖以獻因條上利
病六事悉允行弘治二年秋還朝上言頃以災變下
詔求言臣刑官也請以刑罰失平數事言之彭城伯
張信與沙門宗昂相訐皆以無驗論贖既而信解任
昂置不問罪同罰異何以服人中宮劉玉與奸人孫
泰交通外藩謀傾親藩此莫大之罪宜服上刑乃付
泰法司而玉留中處置縱惡長奸何以立國罪因罰
輸作所以備營繕急務乃令浚池隍飾館宇以待游
觀是適滋後心也罪人納贖錢本以給諸司公費乃

以養浮圖羽士是尚左道也如是何以消災異致太平疏入報聞明年改吏部與尚書王恕甄人才敘功實仕路為清其冬彗星見上言宦官日侍黼座言成禍福故其勢日重而陛下又優假之兵馬錢穀營繕諸務盡出其手凡請乞之章無不先允後下六部奉行不復更議甚有毆人至死竟不詰問間下所司獄成復宥遂致無所忌憚既傷政體復失刑威也盡財耗國不惟不禁而又助之死者供葬存者建祠第宅踰制服食爭奇聲勢移人望而生畏宦官之盛極矣不可不亟思裁損因請午朝面議大政毋祇應具文

明言春又言斧鑿之徒多夤緣請謁濫授千百户官至有乞恩承襲都指揮者文職亦然修城則擢工匠傳奉鍛授良醫又或中書考滿躐遷三級望陛下慎惜名器勿謂小官可輕勿謂雜流無害嚴杜倖門痛爲釐正帝是其言然竟不能用其秋代喬新爲刑部尚書拔安遠侯柳景贓狀至數千兩徵償十一以其母訴還免詔執奏曰昔唐宣宗元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不奉詔景無元舅之親贓非負租之比而獨蒙宥除是臣等守法媿于澳也且贓可倖免則他日爵位征鎮何求不得

奸司藉口法吏灰心非國家之利帝竟不從御史彭程以論皇壇器下獄韶疏救之因極陳光祿冗食濫費狀請帝樽節乃命其歲辦數以聞六年南京衛士犯罪刑部主事郭珠執而鞫之為成國公朱儀所劾韶奏珠所守乃故事帝卒從儀言命自後毋擅執時荊王見瀟有罪奏上淹旬不下內官王萌蔣通爲承殺人賊死遣戍昌國公張巒建墳塋侈踰制役軍至數萬璫內縣民買充陵廟戶及勇士旗校輒免徭役致見戶不支流亡日衆韶皆抗疏極論帝但下所司而已韶涖部三年昌言正色秉節無私與王恕及喬

新稱三大老而為貴戚近習所疾大學士劉吉徐溥亦不喜之詔知志不能盡行連章乞休乃命乘傳歸月廪歲隸如制明年南京地震御史宗彛等言詔喬新強珍謝鐸陳獻章章懋彭程俱宜召用不報又明年卒年六十六時溥猶當國僅予謚惠安贈太子少保詔嗜學公暇手不釋書盛有著述正德初林俊言詔謚不副行乞如魏驥吳訥葉盛改謚文肅竟不行周經字伯常刑部尚書瑄子也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成化中歷侍讀中允侍皇太子講文華大訓太子起立拱聽閣臣以為勞議請太子坐經與

諸講官皆不可乃已六品十餘年不調或諷使干進峻卻之孝宗立進太常少卿兼侍讀弘治二年擢禮部右侍郎中官請修黃村尼寺奉祀孝穆太后土魯番貢獅子不由甘肅假道滿剌加浮海至廣東經皆偕僚長疏爭竟毀其寺卻其貢四年調吏部尋進左侍郎通政經歷沈祿者張后姑壻也一日尚書王恕在告中官傳旨擢祿本司參議經言非面承旨又無御札不敢奉詔再與恕具疏爭之事雖不能止朝論韙焉壽寧奸民獻地于中官李廣戶部持之不得經偕九卿疏爭卒罪獻地者嘗上言外戚家無功求遷

無勞乞賞兼齋醮游宴滋費無紀致帑藏殫虛宜大
為樽節近例預備倉積粟多者守令賜誥勅不次遷
官遂致剝下干進請如洪武間例悉出官帑平糴毋
奪民財考績勿專以積粟為能庶備荒課吏兩皆得
之至清軍之弊洪熙以前在旗校宣德以後在里胥
弊在旗校者版籍猶存若里胥則並版籍而淆亂之
清理之官畏罹譴罰往往亂似為真指絕戶為見戶
小民含冤曷可勝道宜考較宣德間故冊一洗奸弊
災傷之後民不聊生乞察惜薪司薪炭約支數年則
災荒郡縣盡與停免其四方額料雜辦亦然此救民

之急務也帝多採納之八年文武大臣以災異陳時政經為具奏草而奏中所戲樂一事深中帝諱恚令中官廉草奏者尚書耿裕曰疏首吏部裕實具草經曰疏草本出經手即有罪罪經世兩賢之明年代葉淇為戶部尚書時孝宗寬仁而戶部尤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讒毀隨之經悉按行祖宗成憲無所顧寬逋緩征裁節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蠲除每委官監稅恒勗以節愛課入多者與下考苛切之風為衰十年奉御趙瑄獻雄縣地為東宮莊經等劾瑄違制下詔獄而帝復從鎮撫司言遣官

勘實經等侵爭之云太祖太宗定制閑田任民開墾若因奸人言而籍之于官是土田爭奪盡出奸人之口小民無以為生矣既而勘者及巡撫高銓言閑田止七十頃悉與民田錯于是從經言仍賦之民治瑄罪中官何鼎劾外戚張鶴齡下獄經疏救之忤旨切責明年加太子少保雍王祐樻乞衡州稅課司及衡陽縣河泊所為永業經言此國家經費所出不可許帝納之命自今四方額辦課稅王府不得請乞著為令中官織造者請增給兩浙鹽課二萬引經等言鹽筴本以佐邊不宜濫給且祖宗朝織染諸局供御有

常數若曰取用有加則江南兩浙已倒外增造若曰工匠不足則仰食工家不下千餘人所為何事足知供用未必缺而徒塡陛下以勞民傷財之事也帝不從經恐歲以為常再疏請斷其後乃命歲予五千引先有貢倉場監督內官毋增設至是復貢緣先後增達四人經等皆力爭設仍令止設總督二人京通監督三人十二年帝從內靈臺請令錦衣撥餘丁百人供洒掃經等諫不納經又上言曰祖宗設內臺不惟欲知災異亦以防外窺瞰其地至密令一旦增入百人將來必有漏洩妄言者與其他日追論偏識之人

而治之曷若絕之于初與其愛惜一時成命曷若慎
成憲于萬世帝悟立已之崇王見澤乞河南退灘地
二十餘里經言此軍民輸賦地不宜予興王祐杬乞
近湖地千三百五十頃經言見有居民千七百家分
耕貧民賴資衣食奈何奪之莫若私徵糧二升可得
二千七百餘石以予王庶幾兩便三疏爭之竟不聽
帝以肅寧諸縣地四百餘頃賜壽寧侯張鶴齡其家
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毆民至死下巡撫鉉勘報鉉言
可耕者無幾請仍賦民不許時王府勳戚莊田畝例
徵銀三分獨鶴齡奏加徵二分且概加之沙鹻地經

抗章執奏命侍郎許進偕太監朱秀覆核經言地已再勘令復遣使徒滋煩擾昔太祖以劉基故減青田賦畝徵米五合欲使基鄉里子孫世世頌基今興濟篤生皇后作配聖躬正宜恤民減賦俾世世戴德何乃奪其地重其徵額使小民銜怨無已也頃之進等還言此地乃憲廟皇親柏權及民恒產不可奪帝竟予鶴齡如其請加稅而命償權直除民租額于是經等復諫曰東宮親王莊田徵稅自有例而鶴齡獨踰之夫鶴齡陛下外戚不恤亦予權先帝妃家亦戚畹也名雖償直實乃奪之天下之人又將謂陛下惟厚

椒房不念先帝若果行之為盛德累不少非徒無以
服親王外戚之心也帝終不納經剛介方正能守職
大同缺戰馬兵部尚書馬文升請太倉銀市馬既得
旨矣經言糧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毋相壓令兵部
侵戶部權非祖訓帝為改撥太僕銀給之給事中曾
昂請盡括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度支不足宜儉於
國不宜朘民今不節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費乃欲
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言非是內官傳旨宣索銀
三萬兩為燈費經曰小民膏血豈當供耳目玩持不
與性好強諫雖重忤旨不恤一時宦官貴戚皆憚而

兵之先是李廣死言官劾大臣嘗通饋遺者誤及經經不勝憤抗章極辯且力詆言官言官亦自以風聞之誤不敢再劾經而帝素知經守正慰留之不罪也至是遇事驟諫帝不能無厭而左右不悅經者從而間之會星變經自陳乞休帝即報許命賜勅馳驛加太子太保制下舉朝失色爭上章乞留而中外論薦者至八十餘疏咸報寢武宗即位言官復薦召為南京户部尚書遭繼母憂未任正德三年服闋經壻兵部尚書曹元方善劉瑾言經雖老尚可用瑾亦重經名德乃召為禮部尚書經固辭不許遣官即其家起

之經不得已就道至則止郊外復以疾辭帝遣使慰問賚玉帶經乃彊起受事數月卽謝病去五年卒年七十一贈太保諡文端子曾進士浙江右參政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父仁宅由鄉舉知瑞昌縣有流民千餘家匿山中邏者索賂不得誣民反衆議加兵仁宅單騎招之民爭出訴遂罷兵擢廣西副使大夏年二十舉鄉試第一登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成化初館試當留自請試吏乃除職方主事再遷郎中明習兵事曹中宿弊皆釐革稱籍甚時汪直好邊功以安南黎灝侵占城殘八百敗于老撾欲乘間

取之言於帝索永樂間討安南故牘大夏匿之吏不能得尚書余子俊數搒吏大夏徐告曰兵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藉有無不足詰也子俊悟事得寢朝鮮入貢道經鴉鶻關既紆迴又苦建州邀截請改由鴨綠江有朝鮮人為中官陰為之地尚書將許之大夏曰鴨綠道經祖宗朝豈不知顧紆迴數大鎮此殆有徼意不可許乃止中官阿九者其兄任京衛經歷以罪為大夏所笞憲宗入其譖捕繫詔獄令東廠偵之無所得會懷恩力救乃杖二十而釋之有中貴知大夏欲薦為兵部右侍郎遣人通意冀一見大夏巽

詞謝之吏部議擢京卿大夏語人曰吾為諸生時每見有司政事失平必曰使我為之當不如是今幸通籍而不得一親民事奈素志何況郡中出非監司則郡守體貌崇重何為不可第恐人負官耳乃以為福建右參政至官累以政績聞聞父訃一宿即行弘治二年服闋赴部戶部尚書李敏薦其才堪都御史仕詣銓司見冠履不飭目笑之乃遷廣東右布政使田州泗城不靖大夏往諭遂順命後山賊起承檄討之下令獲賊必生致驗實乃坐得生者過半改浙江左布政使六年春河決張秋詔博選才臣往治吏部尚

書王恕等以大夏薦乃擢右副都御史以行議於孫家渡四府營疏上流以分水勢而築長堤捍之隄起作城抵徐州亘三百六十里功垂就中人有譖其糜費者遂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共事且密察大夏所爲興至簿籍較然乃服明年決口既塞更修築黃陵岡水乃大治工鉅而費甚省孝宗嘉之賜璽書褒美語詳河渠志八年召爲左副都御史歷戶部左侍郎十年命兼左僉都御史往理宣府兵餉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市糴率勢家子弟爲政公素不與此輩合恐剛以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

國之異時塞上糴買必累千石芻萬束乃聽以故中官武臣家得操利權大夏至下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得告納勢家即欲收市年利無所得不兩月儲積充羨而邊人蒙其利皆德之明年三疏移疾歸築草堂東山下讀書其中天下固稱東山先生越二年廷臣交薦起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勅使及門携二僮遂行廣人故思大夏數舞稱慶大夏為清吏治損供億禁內外鎮守官私役軍士法嚴令具盜賊為衰止十五年召拜兵部尚書屢辭乃拜命既召見帝勞朕數用卿而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

老且病竊見今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
自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時南京鳳陽大風拔木
河南湖廣大水京師久苦雨沉陰大霾乞勑廷臣講
求弭災之道凡事非祖宗舊而害軍民者悉條上釐
革陛下亦宜慎厥身修益崇儉德帝善其言而不能
用十七年二月大霾又言今江南北災傷而陝西困
用兵浙江諸處多事爲擾乞命所司蠲減賦役專務
養民凡織造土木齋醮傳奉之屬悉宜罷省帝乃命
事當興革者所司具實以聞既而大霾會廷臣條上
十六事中請停傳奉官月俸汰內府幼匠減光祿供

歷省廚役罷皇城倉場馬房海子及內府諸監局增設中官清騰驤四衛勇士擬藏造爲奸損惜薪司役大啓權倖所求使者相與力尼之帝不能決下再議于是朱裏等上言前所奏實時政積弊今事屬外廷者卷蒙允行稍涉權貴復令察覈臣等至愚莫知所以乞俯賜採納斷在必行章上久之乃得旨傳奉官罷名以請幼匠廚役減月米三斗增設中官司禮監覈奏四衛勇士御馬監具數以聞餘悉如議於是織造齋醮皆停罷光祿省浮費鉅萬計而勇士虛冒之弊亦大減制下舉朝歡悅先是外戚近倖多干恩澤

帝一無所拒故盡棄蓄積至是帝亦深知其害政奮然欲振之因時多災異復宣諭群臣令各陳缺失大夏乃復上數事其年六月再陳兵政十害且言臣不能為朝廷分憂致人怨上騰天怒不解乞放歸田里帝不許令弊端宜革者更詳具以聞于是大夏舉南北軍精習蕃上之苦及邊軍困弊邊將侵尅之狀極言之帝乃召見大夏于便殿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徵斂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如廣西歲取鐸木廣東取香藥費因以萬計他可知矣又問天下軍若何對曰窮與民等帝曰

若有月糧出循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尅且過半安得無窮帝太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爲人主遂下詔嚴禁帝方銳意太平察知大夏方嚴且練事委寄益重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每有宣召或專及大夏或與珊同召諸大臣不能與也中官苗逵好武貪功大同小警帝將從逵言出師內閣劉健等力諫帝猶疑之召問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逵延綏搗巢功乎對曰臣聞之所俘婦稚十數耳賴朝廷威德全師以歸不然未可知也帝默然良久曰太宗時頻年出塞今何故不可對曰陛下神武

因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遠且其時洪國公小
遠節制舉數十萬衆悉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
策惟守耳時珊亦從秀贊决帝遂曰微卿書朕幾誤
由是師不果出莊浪土帥魯麟為甘肅副將求大將
不得又不樂守邊將其部衆强徑歸莊浪廷臣懼生
變欲授以大帥欲召還京處之散地帝問大夏對曰
皆不可請獎其先世忠順而聽彼就閑彼素貪虐失
衆心今兵柄已去無能為也麟既失官竟怏怏病死
帝欲宿兵近地為左右輔大夏言今京師保定獨設
六都司統五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

為西衛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為東衛帝報可而中宮監京營者患失兵造飛語揭之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間不得行帝嘗諭大夏曰臨事輒思召卿慮越職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具揭帖以進大夏頓首曰不敢帝問故對曰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揭帖徒滋弊不可為後世法帝稱善又嘗問天下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用人行政悉與大臣面議當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大夏嘗乘間言四方鎮守中官之害帝問狀對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億

不能敵一鎮守共煩費可知帝曰然但祖宗來設此已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必簾如鄧原麥秀者而後可不然則已之大晏頓首稱善大晏每被召跪御榻前帝左右顧近侍輙引避密對久儼不能興帝呼司禮太監李榮掖之出一日早朝大晏固在班而帝偶未見明日諭曰卿昨失朝邪恐御史糾不果召卿大晏與琳受帝眷既深所賚金幣上尊歲時不絕而大晏賜玉帶麒麟服諸臣莫敢望焉未幾孝宗崩大晏入臨慟哭不能起武宗嗣位大晏承詔請撤四方鎮守中官非額設者帝止撤均州齊元錄令再議大晏條

議上應撤者二十四人又奏減皇城京城守視中官
皆不納項之列上傳奉武臣當汰者六百八十三人
報可大漢將軍薛福敎等四十八人先以傳奉為錦
衣千百戸至是亦當奪官福敎等故不入侍以激帝
怒于是領大漢將軍駙馬都尉樊凱為之請帝遽命
復之而責兵部對狀大夏等自劾帝欲罪之中官寗
瑾頓首曰此先帝遺命陛下列之登極詔書者不宜
罪帝意乃解中官韋興者成化末得罪久廢至是忽
貴緣起守均州言官交諫不納大夏等再三爭之終
不聽正德元年春又言鎮守中官如江西董讓薊州

劉卿陝西劉雲山東朱霙貪殘尤甚乞按治帝不悅是時帝溺意近人大夏自知言不見用乃數上章乞骸骨詔加太子太保賜勅馳驛歸大夏忠誠懇篤遇知孝宗忘身狥國于權倖多所裁抑由是深為小人所疾逆劉瑾用事思修郤劉宇亦憾大夏遂與焦芳譖于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遂假田州岑猛事逮繫詔獄瑾欲坐以激變都御史屠滽言檢律劉尚書無死法瑾謾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為婉解而瑾使詗大夏家貧乃命戍極邊兵部初擬廣西芳曰是送之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徒步荷戈至

太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塞路嘆息泣下父老携筐進食所至為罷市焚香祝劉尚書生還比至戍所諸司憚瑾絕饋問儒學生徒傳食之遇團操輒荷戈就伍所司固辭大夏曰軍固當役也所携止一僕或問何不挈子姓曰吾官時不為子孫乞恩澤今垂老得罪忍令同死戍所耶大夏既遣戍瑾猶摭他事罰米輸塞上者二五年夏赦歸八年瑾誅復官致仕清軍御史王相見大夏居貧請優廩隸錄其子孫中官用事者終嫌之不許大夏歸教子孫力田謀食稍贏散之故舊宗族預自為壙志曰無使人飾美俾懷愧地

下也晉白士大夫益稍論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憂責未已十一年五月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謚忠宣大夏寄言居官以正己為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所居東山草堂僅數楹性不飲酒客至舉觴相勸而已其積遠也方鋤菜圃中入室携數百錢跨小驢就道已家居有門下生為巡撫枉百里謁之道遇扶犁者問孰為尚書家扶犁者引之登堂即大夏也朝鮮使者在鴻臚寺館遇大夏邑子張生因問起居曰吾國聞劉東山名久矣安南使者入貢曰問劉尚書成還今安否其為外國所重如此

論曰何彭周劉四人遭遇賢主皆侃侃建議剛正不阿豈不誠一代偉人哉顧往往見抑於時宰受困於宦倖邅迴次且白首投荒君臣之契合有終甚矣其難也盱衡當世蓋感嘅係之云